

异质文化下的生命存在抗争

——米兰·昆德拉的流亡书写

李 维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米兰·昆德拉以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在其一系列小说创作中给予流亡状态下的生命存在以热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以其个人而又社会、生活化以及哲理化的流亡书写叙述了异质文化下身处遗忘与记忆、回归与认同和自我身份纠葛中的生命抗争,揭示和追问了人类生命存在的多重维度和本质。

关 键 词: 米兰·昆德拉; 流亡生活; 生命存在; 抗争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2-0090-04

Fight of Life Exist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ign Culture

——Milan Kundera's Writing on Exile

LI Wei

(Liberal Art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With his unique experience in life, Milan Kundera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and seriously thought about the life existence in exile in a series of his novels. He, with his personal but social writing on exil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pla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gave an account of the fight of life existence between forgetting and memorizing, returning and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in self-identif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ign culture, revealing and questioning the multi-dimension and essence of human life existence.

Key words: Milan Kundera; exile; life existence; fight

米兰·昆德拉,当代著名法国捷克裔小说家,“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以来,深受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关注与喜爱,国内昆德拉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这些研究中,从昆德拉的流亡书写探讨其对存在的抗争和追问的还较少,笔者试图在此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关注存在:流亡下的生命抗争

米兰·昆德拉在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率先发表演讲,与一大批知识分子“针对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展开批评,呼吁国家的民主、改革、独立、自治。”^{[1]16}为即将来临的时代巨变制造舆论,唱响了“布拉格之春”的先声。然而在苏联坦克的干预下,“布拉格之春”犹如昙花一谢,当年参加过民主化进程的人们纷纷受到清查,曾经活

跃一时的文化界更是首当其冲,昆德拉也遭受了开除捷克党籍,剥夺电影艺术学院教职,甚至文学创作自由的噩运。直至1975年昆德拉离开布拉格,流亡法国。在法国,昆德拉先是在雷耶的一所大学担任助教,不久去了巴黎,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教授。1979年《笑忘录》发表后,捷克政府剥夺了昆德拉的公民权。1981年,52岁的昆德拉被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法国国籍。正是这一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得昆德拉对流亡下的生存境遇情有独钟,这也成了他中年以后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异质文化下的生存体悟,流亡状态下的生命存在抗争,构成了昆德拉流亡书写的重要主题。其移民后的创作:从《笑忘录》到《无知》,无一不是用各种变奏述说着这一主题。

这种异质文化下的生存体悟,流亡状态下的生命存在抗争,无疑是昆德拉自我存在的多重维度之一,映射了昆德拉被迫离开捷克,流亡法国,身处异质文化下的思乡、陌生化之苦和虚无、自我失落、无根状态的精神煎熬,也表明了昆德拉作为移民作家不断自

收稿日期: 2009-03-10

作者简介: 李 维(1984-),女,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

我探询,试图在异质文化中寻求认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这种异质文化下的生命存在抗争,勘探了一定历史境况下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个专业分科精细、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唤起人们对人的“具体存在”,人的“生命世界”——这一被现代文明置之视野之外的原始命题的关注。超越存在的“异化”和“悖谬”走向人的自我意识,走向对生存本体的把握,在更深的人类心灵、精神层面抓住自我存在的本质,以免人类“存在的被遗忘”。

昆德拉认为“有些东西只能埋在心里不说,但可以通过小说来表达。”^{[2]220}特殊历史社会背景下的国内遭遇,被迫流亡的人生经历及其对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的独特认识和追求,使得昆德拉不能也不会不加变通、直抒胸臆地自我表达;也使得他不会像宗教、道德那样寻求绝对的真理,必须有人是对的,有人是不对的。昆德拉探询的是“存在”这一主题,发现人类未知的、不确定的多重存在维度:通过记忆与遗忘的纠缠,来确立自我存在的支点;通过对故国和往昔的回归,来寻找自我存在之根;通过身份的自我找寻,来克服自我认知的困惑和自身存在与认同的危机。

二、寻找存在的支点:遗忘与记忆的抗争

“忘”,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之一,也是昆德拉63个小说主题词之一。在昆德拉的流亡书写中,“遗忘”几乎是关联、辐射到各部小说的主题,它与记忆一起构成一个个变奏着的叙述场。反复游走、挣扎于其间的昆德拉一直在找寻一样东西——人类存在的支点。它是人类获得自身存在的根,是不满足于温饱的人的情感和思想的现实或心灵的归宿,是人类拼搏的动力和人生存在的意义。昆德拉说:“忘。这是人的一个重大的个人问题:作为自我丧失的死亡。”“我们对死亡的恐怖不是失去将来而是失去过去。忘从来就是在生命之内存在的一种死亡的形式。”^{[3]144}遗忘使时间和过去丧失意义,使自我存在失去安身立命之本,人的内在精神底蕴处于一种死亡状态。那么,记忆是否能抵抗遗忘,带我们走进精神的家园和生命本真的复苏,找到存在的支点了?昆德拉似乎不这样认为。

《笑忘录》中的女主人公塔米娜就是在普遍遗忘中试图保存自我记忆却最终陷入绝境的悲剧性人物,也可以说她是现代社会中失去家园,找不到归宿的象征性人物。

当初,塔米娜和丈夫为逃离迫害而非法离开祖国,

所以不能把记录私生活的所有档案——信和记事本带上,而这些东西里有着塔米娜与丈夫十一年波西米亚生活的全部记忆,有着她为自己搭建重建过去工程的基本构架。塔米娜正试图找回它们,以抵抗越来越苍白的过去,重温自己与患病去世的丈夫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但她自己不便亲自去,所以想方设法找去布拉格的人托办这件事。

遗忘对塔米娜来说意味着痛苦、恐惧、还是死亡?没有了丈夫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哪怕是记忆,塔米娜就陷入了彻底的孤单之中,她就成了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与逝去的过去一道缩解、消亡而渐渐丧失自身。因为只有丈夫才是自己过去十几年生活的见证者和分享者,是分担自己痛苦,带给自己欢乐和关爱的唯一亲人。没有了这过去的记忆,塔米娜以什么来作为自我生命的支点?正是心灵归宿的找寻和生的欲望使塔米娜极力找回过去的记忆,以抗拒“忘”——一种精神上的死亡形式,一种自我丧失形式。

塔米娜最终没能拿回信和记事本,无论她国内的亲人,还是她在西欧小城里委托其办这件事的人对此都不感兴趣,他们不理解塔米娜的记忆,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就好比塔米娜梦中那些狂热地想要说点什么的失音的嘴,人们都急于自我表达,陷落在自我遗忘的恐惧中,对他人漠不关心,人们彼此孤立、隔绝,普遍失聪、普遍不理解的时代降临。

塔米娜试图通过对过去的记忆来抗拒遗忘的斗争,在历经千回百转后终告失败。她的回忆是徒劳的,自我存在支点的找寻也没了路径。人类在遗忘本质面前总是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能为力,愈挣扎愈惨白的记忆带来的只是痛苦的自责,生命的本真在遗忘的腐蚀下消融,精神家园里只剩下慢慢向死亡靠近的虚无。

与塔米娜相反,《无知》中的伊莱娜在巴黎生活了近二十年,她正试图遗忘那噩梦般的过去的国内生活。她和丈夫做着同样奇怪的梦,梦见回到故乡的恐怖经历,同时又饱受思乡之情的煎熬。“同一个潜意识导演在白天给她送来故土的景色,那是一个幸福的片段,而在夜晚则给她安排了回归故土的恐怖经历。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的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4]15}这是流亡者在不受控制的潜意识下流露出的对故土渴望而又恐惧的心理,潜伏着伊莱娜尖锐的心理矛盾和分裂的灵魂。她渴望寻找新的生命支点,却又无法摆脱过去的影子;她渴望遗忘“嬉笑中带着冒险的热忱”,^{[4]14}但又不时记起布拉格绿地中的小径;

她渴望遗忘恐惧,但又恐惧遗忘。将近二十年与祖国语言文化的断裂,抹不去她对祖国的深深眷恋,被迫流亡者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拳拳赤子之心下投射着残酷的暗影:他们试图遗忘的地狱,正是他们记忆里的天堂。

无论是走在遗忘途中的塔米娜,还是跌入记忆恐惧的伊莱娜,她们都身陷记忆与遗忘的囹圄,纠缠于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之中。这正是被迫流亡者复杂心态的写照,也是流亡作家昆德拉心路历程的折射:流亡者渴望把自身存在的支点建立在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上,但过去的记忆不是慢慢褪色,就是不堪回首。所以她们转而求助于现在,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又残酷地发现过去的记忆如恶魔般纠缠不休。无论是回归过去,还是走向未来,流亡者都无法获得心灵的依托,找到自身存在的支点。她们如同生活在边界上的人,不可能真正归属到任何一个领域,只能在遗忘与记忆的夹缝中做无休止的抗争。

三、归根的尝试:回归与认同的抗争

回归,一个对于流亡者来说永远美丽的神话。浓浓的乡愁从古流到今,流进邮票、船票、直至坟墓,点燃了游子们回归的激情,但其中承载着太多的记忆和期盼,加重了人类回归的步伐。被迫离开祖国的流亡者,在异域生活了多年,归国后他们还能融入到祖国的语言文化之中吗?他们能适应自己不在场的祖国的变化吗?他们还能与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谐相处吗?这一切在昆德拉的《无知》中给予了答复。流亡者的欣喜回归换来的只是失落和嘲弄,在多年与祖国语言文化隔离的背后,看到的是差异。流亡者与祖国所有一切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之间都发生了断裂,他们试图融入“母亲怀抱”的努力得不到认同,回归的尝试落空。

《无知》中的伊莱娜在朋友茜而微的质问、鼓励和要求下,脑中浮现了“大回归”的念想,怀着对过去国内生活的美好记忆和归国后亲人、朋友重逢的甜美幻想踏上了回归的征程。她已被回归的神奇魔力牢牢锁住。

伊莱娜为给朋友们一个惊喜,满心欢喜地从法国带了十二瓶波尔多陈酿,代表她重续友情的热忱,代表她对法兰西文化的接受和喜爱,并急于把它介绍给祖国的人民,但她的朋友们却要了“一剂能驱除所有虚伪”、“一剂让饮者清清白白地撒尿、老实地发胖的良药”^{[4]38}——啤酒。长期远离故土的伊莱娜那些

外国人的习惯和她的富裕成了她与朋友间存在的一切隔阂。当伊莱娜抑制不住悲伤地讲述自己近二十年来流落异乡的艰辛境遇时,她的朋友却告诉她:“跟她们讲这些毫无意义。如今,人们炫耀的是成功而不是苦难。如果生活说大家都准备尊敬你的话,绝不是因为你生活艰难,而是因为看到你身边有个有钱的男人。”^{[4](P42)}伊莱娜在法国近二十年的经历、信仰还有思想,回到祖国后,都被一笔抹杀。生活在不同文化语境和人类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捷克人民和法兰西人民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个性、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之间的差异难以弥合,相互理解也就成了一种奢求。伊莱娜在法国积淀的人生精华、财富不可能被朋友认可,而她的生命之精华、重心、财富,也不在捷克,而在她近二十年的法国流亡生活之中。

对与生俱来、附着天然文化印记与情感价值的母语,伊莱娜也不再熟悉。二十年的流亡生活,使得她找不到一个人跟她说捷克语。回到家后,情人古斯塔夫不懂捷克语,也不再用她擅长的法语与之交流,而执着于她听不懂的英语。母亲也用她那蹩脚的英语与古斯塔夫快活地对话,这使伊莱娜成了一个沉默的异乡人,失去了在这个家说话的权利。而小说最后,母亲和古斯塔夫之间一场乱伦的性事,更彻底剥夺了伊莱娜在这个家生存的权利,“布拉格成了古斯塔夫的布拉格,一个新兴的、肤浅的、蠢蠢欲动的、急于割断历史的布拉格。这个漂亮世界的北欧人在法国爱上了布拉格的女儿,又在布拉格得到了女儿的母亲。所有的一切都像是一个玩笑,是人类跟自己的命运开出来的玩笑”。^[5]

二十年后初次踏上国土的伊莱娜遭遇到的只有尴尬、绝望、沉重和虚无,她对过去的找寻得不到现实的认同。在有限的生命中,伊莱娜选择了回归,收获的只是痛苦,因为正如昆德拉所说回归是与生命之有限性的一种妥协。想象中的美丽家园不再是流亡者心灵的栖息地,流亡者的突然回归化解不了长久去国离乡所产生的遥远距离。即便我们踏在故乡的土地上,但精神仍处于流亡状态^{[6]164}。

四、自我的迷失:身份的抗争

昆德拉曾说:“我不相信还有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那一天,永远不会有此可能”,“即使我能回去,我也永远不想回去了!”^{[1]477}但移民作家精神上的痛苦是不容忽视的,“从纯粹的个人的观点来看,移民生活也

是困难的:他们总是在受着思乡痛苦的煎熬;然而最糟的还是陌生化的痛苦。”^{[7]101}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双重痛苦造就了昆德拉对人类自我身份的不断探询和追问,也使其做出了在异质文化中寻求认同的不懈努力。昆德拉用法语写成、以法国人生活为题材的后期创作:《身份》正是作家为适应新文化氛围而做出积极努力的有力证明,从中也流露出作为移民作家对自我的迷失和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抗争和反思。

在《身份》中,昆德拉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寻找自我身份的故事,它描绘了一对彼此迷失身份的恋人的平凡生活。

主人公尚塔尔一直在追寻一个隐喻:像玫瑰香一样四处扩散,穿透所有的男人,并通过男人去拥抱世界。这正是尚塔尔为男人们不再回头看她了而阴郁、忧心的原因所在,也是她戴着两张面具,在身份抗争中——一边追寻着玫瑰神话,一边渴望沐浴在象征纯洁爱情的白色之中,迷失自我的症结所在。尚塔尔一面非常在乎让·马克对自己的爱,希望得到一份田园牧歌式的爱情,一面又渴望有一次浪漫的艳遇,得到男人目光的关注以确认自身的魅力。所以她一边做着让·马克的爱人,一边不自觉地陷入对自身仰慕者的臆想中,身心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当这点隐私被无情地暴露后,尚塔尔选择了出走,进而陷入了群交的无边梦魇。这一连串的变化,从纯洁的爱情,到偶尔的脱轨,再到性滥交,正说明尚塔尔在现实中找不到依托,从而陷入了自我身份的忧虑与恐惧之中。

而情人让·马克认为以追求者的身份给尚塔尔写匿名信能重新唤起她的自信,于是他成了西拉诺,“一个在别人面具下向他所爱的人表达衷肠的人”。^{[10]110}但他的自我牺牲不仅没有帮助尚塔尔,反给他们的爱情带来了创伤和危机,这是让·马克在写匿名信之前不曾想象的。“他永远不能在他的行动中认识他自己。在行动与他自己之间裂开了一道缝。”^{[3]27}人的生命本能和下意识表现出比人的理性、情操更突出的作用,行动前的“他”和行动后的“他”发生了身份分裂——“他创造了一个幽灵般的男人,出于无心地,让尚塔尔经受了一次考验”。^{[10]118}不能像想象中那样统一、重合,“他”之为“他”也就成了一个问題。

让·马克和尚塔尔这对恋人在玩着身份置换的危险游戏,他们在现实中迷失了自我,“自我在情欲的冲动中显示了它的多重模糊、难于把握的性质”,^{[3]323}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尴尬境遇。而他们这种内心的复杂与

矛盾,对身份的忧虑与错乱,也是昆德拉坎坷经历及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感受的准确传达。中年以后才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对祖国难以忘怀,但现实斩断了他企图实现情感和心理对故国和往昔回归的希望,而要融入一个新的国度、一种新的文明,也并非易事。正如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所表达的那样: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承接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所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9]189}可见,陌生化的痛苦,精神上的疏离与异化同样困扰着昆德拉。至此,昆德拉陷入了一种“真空”状态,他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属。正是身处异质文化中的错位感,使昆德拉把尚塔尔和让·马克带入了自我身份确认的迷茫小道,陷入了自我认知的困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

身处异质文化语境中的移民作家昆德拉以其独特的眼光和敏锐的视角向世人讲述了流亡背后的故事,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他关注人的“生命世界”,思索流亡下的生命境遇,探询了人类存在的多重维度。在对人性进行普遍批判的同时,高举人类抗争的大旗,在生活——这种永远沉重的努力中,人类应该“努力使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中,在原位中永远坚定地存在。”^{[10]204}

参考文献:

- [1] 李凤亮,李艳.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 [2] 陈昭荣.流浪母题与西方文学经典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3] 艾晓明.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 [4] 米兰·昆德拉.无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5] 黄蓓佳.无知背后的深渊[N].北京青年报,2004-08-06.
- [6] 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
- [7]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8] 米兰·昆德拉,慢[M].马振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9] 李凤亮.遗忘情境中的流浪身影——谈移民经历对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影响[J].译林,2004(1):58.
- [10] 米兰·昆德拉.身份[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曾凡盛